

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略

王 靜 如

從狄維利亞著西夏唐古特國字研究⁽¹⁾以後，世人對於研究西夏文字的興趣便漸漸得濃厚起來，到了掌中珠出現，關於文字方面的考釋算是可以猜想假定了，但是語音方面那就沒有什麼人能夠有全體的討論，或較進步的研究。自然是勞叻博士也曾用印支語族來推求西夏音值⁽²⁾，不過那時藏譯音他還沒有研究過，所以雖然討論的不多，可是就有許多錯誤的地方。這件事直到俄人亞斯基教授纔得到更多的材料來假定一些少數西夏字音⁽³⁾，他的方法是將漢，藏譯對照研究，所得的字音當然比勞叻所考訂的確實些；但是因為藏譯音本來不多，考訂的也就不能普及，西夏文字仍然有些難讀。並且漢譯照今北京音讀與藏譯背謬太甚，其異處又無解說，音理方面，難以明了。我們知道凡研究一種語言必先知其音讀，然後纔能漸進以他語比較而求其語根，雖然西夏文是一種死文字，死語言，材料是那樣的缺乏，可是我們仍然不能離開第一步跳級而進去求那不可靠的結論。所以我得想出更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他，再從其同異之中求些通例，漸漸擴張到漢譯音的大部分，那末西夏文至少有五分之一可以讀了。再據以求語根，或不致大誤。現在我們先看伊鳳閣先生的漢藏對譯的方法。他說：“中國字典按唐音排列，雖不適用；但西藏拼音，有許多字，書出人不能念。故此知西藏拼音亦有一定限制。兩種限制比較起來即可得西夏拼音。”⁽⁴⁾用這種方法自然也能想像出來西夏音簡略的組織，但當中那細密的地方就有幾件事教人揣度不透

(1) Deveria: *L'Ecriture du Royaume de Si-hia ou Tangut* 1894.

(2) Berthold Laufer: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Vol. XVII.

(3) Nicolos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1926.

(4) A. I. Ivanov (伊鳳閣): 西夏國書說——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1923。

了。譬如中國那難；怛唵；你甯；雖各有歧異，而夏音則同，（“那，難”韻不同，音一字，“怛，唵”聲韻俱不同亦音一字）。那末裏邊收 -ŋ 或收 -n 同不收 -ŋ，-n 的爲什麼一點沒有分別呢，n- 和 d- 亦互相混亂呢？伊鳳閣他沒有方法解決他了，他說：“由此可以斷定平常必有換音法，即以輕音換重音”。我們對於他這樣的答復覺得不能十分滿意，恐怕就是他所謂那換音的方法或者也終屬於幻想罷了。我們也不必就悲觀起來以爲西夏音實在沒有辦法了，如果我們着眼到西夏漢音的方音性或他的時間性，再拿藏音比較一下，就好像有一綫的曙光似的，下面就是一些舉例。現在先論漢譯音。

我們討論漢譯音先決的問題，就是他的時間性和空間性。我們知道掌中珠的年代是作于西歷紀元 1190⁽⁵⁾ 左右，西夏國區域佔有今日陝西的北部甘肅的西北兩部，那末他那漢譯音當然也出不了那幾處的方音。現在我們用好幾處西夏附近的西北方音和藏譯音來比較，覺得總有些相合，再拿日本譯自唐末（第七世紀）北方音的“漢音”一看，更可想像他那音值的大概了。假如伊鳳閣說謂換音法的“剛，高”同音一字最難決的問題，我們若拿日本“漢音”西北方音來比較一下，就不能算是那末難的。現在我把那最不容解決的陰陽互用問題來說明一下。

1. 附聲韻的討論。

譬如西夏深字，音爲“那”“難”，其韻在古一陰一陽，今日亦然，以之決同音一字之當否，自屬未可易定，但試觀今日西北方音，日本⁽⁶⁾“漢音”那就不難明了：

西夏字，	漢譯音	藏譯音
𐵄	那	難

(5) 蕃漢合時掌中珠 骨勒著，成于西夏歷乾祐二十年。惟乾祐紀元有較早四年(1168)三年(1169)及此 1171 三說。按掌中珠序認乾祐二十一年爲庚戌年與南宋紹熙元年，西歷 1190 同年，則第三說是。時距西夏之亡僅三十六年。

(6) Bernhard Karlgren: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1924*. 第四冊(字典)714 至 764 頁(但符號譯成國際音標)。

漢音	da	dan	ɣnah ⁽⁷⁾
歸化	na	nã	
大同	na	næ	
太原	no	næ	
忻縣	nda	ndã	
太谷	no	na	
文水	ndIII	ndã	
鳳台	na	nɛ	
蘭州	no	næ	
平涼	no	nɛ	
西安	no	nɛ	
三水	lo	læ	

從以上比較看來西北方音特色，就是沒有古音的附聲鼻韻 -n，有幾處作成半鼻韻，有幾處簡直是純元音。試想這“那”和“難”在韻尾上如鳳台的 na 和 nɛ，大同的 na 和 næ，還有什麼大分別呢？自然是如太原太谷蘭州等處“那”的元音全是“o”和 a 或 d 相去較遠，但我們知道他乃從古音 d 變來的，那 æ 的演成又是因失掉舌尖附聲鼻韻 -n 使舌位依前而來的，他的古元音也是 d，那末他的古音讀為 a 或 d 大致沒什麼可疑的地方了，最好的如藏譯為 gnah 更使這個假定確實一些。從這方面看來，那所謂“轉音”的方法，簡直沒有什麼成立的理由。同樣的情形，收 -ng 韻的亦會和一個純元音的同音一字，譬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 (心)	你	富
	漢音 ?	dei
	歸化 pi	piɛŋ
	大同 pi	piɛŋ
		gne

(7) 藏文字母略依歐人習用羅馬字母改近國際音標，以便與漢音比較。

<u>太原</u>	pi	pien
<u>忻縣</u>	ndi	ndiŋ
<u>太谷</u>	pi	niŋ
<u>文水</u>	ndi	ndiŋ
<u>鳳台</u>	ni	ni
<u>蘭州</u>	pi	piŋ
<u>平涼</u>	pi	piŋ
<u>西安</u>	pi	pin
<u>三水</u>	pi	pin

我們看寧的半鼻音和純元音的情形，同“你”音近似，和上邊剛討論過的“難那”條沒什麼不可解說的。元音的內容，後邊將討論他。現在只要先說明他在收附聲鼻韻 -ŋ 的字同純元音譯音一字的關係就是。

總以上兩項，我們大概可以知道那陰陽互用的原因了。現在我們有個更好的例子，內容包有 -n, -ŋ 和純元音三種音譯一字音，使我們澈底明了當日西北方音的特色。同時也知西夏的音值並不因附聲韻的不同和純元音互用有所差異。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u>𐵇𐵈</u> (丁解)	井 (精菁)	剪 姐
	漢音 sei	sen sa rtse
<u>歸化</u>	tɕien	tɕiŋ tɕia
<u>大同</u>	tɕien	tɕie tɕie
<u>太原</u>	tɕien	tɕie tɕie
<u>忻縣</u>	tɕiŋ	tɕin tɕiŋ
<u>太谷</u>	tɕiŋ	tɕiŋ tɕie
<u>文水</u>	tɕiŋ	tɕiŋ tɕie
<u>鳳台</u>	tɕiŋ	tɕia tɕia
<u>蘭州</u>	tɕiŋ	tɕiŋ tɕie
<u>平涼</u>	tɕiŋ	tɕiŋ tɕie

西安 tɕiŋ

tɕiə̃ tɕiɛ

三水 tɕiŋ

tsiə̃ tɕiɛ

我們拿這三種韻來比較，那是多近似啊。所以我們來論西夏音正不必跟着他們走那條舊路呢。在本段未完以前，我不能把那古韻有附聲鼻音 -m 的字忽略過去，在西夏漢譯音當中他們和別的附聲鼻韻的有一樣的不幸，全都消失去了，如他們譯“人壬”二音用 𐵇，“申深”用 𐵇 “三珊”用 𐵇 等都可證明。僅舉 𐵇 音為例

𐵇

人

壬

古音 pɕiɛ̃n

pɕiɛ̃m

忻縣 ɕiɛ̃

ɕiɛ̃

太谷 zō

zō

文水 ɕiɛ̃

ɕiɛ̃

鳳台 zɕi

zɕi

蘭州 ɕiɛ̃

ɕiɛ̃

平涼 ɕiɛ̃

ɕiɛ̃

西安 ɕiɛ̃

ɕiɛ̃

三水 ɕiɛ̃

ɕiɛ̃

他們都是各自相同，並沒例外。可見宋末西北方音已經把所謂閉口韻的 -m 尾完全失掉，漸演成今日的半鼻音。關於陰陽互用的解釋，現在就止於此。不過我想一定有人還記得數年前，綱和泰在他的音譯梵書與中國古音文⁽⁸⁾中，曾提起了梵僧法天宋初入中國譯經，譯“龍”爲 lu，“曩”爲 nɕi，並舉回鶻 (uighur) 文譯“龍”亦爲 lu 來揣想中國中古的方音的。同時胡適之先生更進一步來疑其爲西北方音裏的變遷。他說：“法天初至中國，先在鄜州（陝西）譯經，後在蒲津（山西）譯經，最後乃到汴京。我疑心這個變遷是當時西北方言裏的變遷”。現在我們給他證實了，同時也想到西北方言這個半鼻音和失掉鼻韻的現象在宋初已經是發生了⁽⁹⁾，更可明了上邊對所討論的並

(8) 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 *Transliterated Sanskrit Texts and the Ancient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胡適譯，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1923。

不是妄想的呢。下面我們看古代非鼻韻的附聲韻(入聲)怎麼樣。極明顯的，他同上邊情形一樣，失掉 -p, -t, -k 尾而與純元音同音一字，如鹿露，斛虎，猪竹各自同音，當中最有趣味的便算三(古音 scm) 薩(古音 sct) 同音一字的一條了。一個收 -m，一個收 -t 却來音一個字，除非他們都是純元音不能解釋這個現象。底下我們來討論聲母。

2. 聲母的討論。

(a) 西北方音在其他方音裏比較不同的地方就是除 m-, n- ŋ-, 之外還有 mb-, 和 nd- ŋ- 三種，如“米”忻縣和文水是 mbi, “內”是 ndue 及 ndei 他在上古是不是這樣，不得而知，但他在唐，宋這種現象，確很發達，日本譯的“漢音”，就是這樣的，“吳音”不如此)馬伯樂先生曾根據其他證據來說明日本漢譯音，指出當唐代時候，北方方音有這種的現象。⁽¹⁰⁾ 現在我們用藏譯和漢譯對照起來，知道宋朝西北就是那樣。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	(定，必)	甯	
	漢音	dei	gdeḥ
	忻縣	nd̪iō	dheḥ
	文水	nd̪iō	dhe
𐽮	(字)	泥，泥	
	漢音	dei	dhi
	忻縣	nd̪i	
	文水	nd̪i	
𐽮	(列，折)	藐	
	漢音	bio:(eu)	dbuḥ
	忻縣	mbiu	

(9) 或更早些，據伯希和 (Pelliot) 所考證，“和尚”二字乃譯自中亞之 Upadiāya，以“尚”對 diāya。

(10) H. Maspero: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 XX 1920.*

<u>文水</u>	mbiau (a)	
𐵑 (下)	迷	

<u>漢音</u>	bei	hbhi
-----------	-----	------

<u>忻縣</u>	mbi	dbhi
-----------	-----	------

<u>文水</u>	mbi	hbih
-----------	-----	------

𐵒 (瑞)	玉獄	
--------------	----	--

<u>古音</u>	ɲiwok	hgu
-----------	-------	-----

<u>漢音</u>	giok	
-----------	------	--

<u>西北</u>	ȳ 或 ȳə	
-----------	--------	--

𐵓 (上, 於)	鵝	
-----------------	---	--

<u>漢音</u>	ga	hgo
-----------	----	-----

<u>歸化</u>	ŋ	
-----------	---	--

<u>大同</u>	no	
-----------	----	--

<u>太原</u>	ke	
-----------	----	--

<u>忻縣太谷</u>	ŋge	
-------------	-----	--

<u>文水</u>	ŋgu	
-----------	-----	--

<u>蘭州</u>	no	
-----------	----	--

<u>平涼西安</u>	ŋo	
-------------	----	--

從這個比較上看來，宋代的西北方音的確有一種鼻音破裂音藏在裏面裏。所以我們從漢譯音揣想西夏音，不可把他忽略過去。

(b). 在漢譯對於聲母“r”因西北方音中沒有他，所以骨勒就在聲類“來”母字(以譯1-)的左邊加上個“口”旁以代表他的特點，如：

<u>西夏文</u>	<u>漢譯音</u>	<u>藏譯音</u>
------------	------------	------------

𐵔 (流, 去)	囉	rah, ra
-----------------	---	---------

𐵕 (骨)	哈	ri
--------------	---	----

𐵖 (諸)	吠 (六丁)	ru
--------------	--------	----

𐵄

(所?)

𐵄

gri ri

這種方法是梵漢譯音的舊習慣，他因襲的來了，亦就是伊鳳閣所說的“風音”。

(c) [聲母方面，除以上所揣想的，在西夏漢譯裏邊還有兩字音一個西夏字的現像。這是很可注意的事情，同時亦是我們最難想像而前人好弄錯的一件事。因為掌中珠上把這兩個字橫排起來，所以他們對於讀法也生次序的差異，如研究西夏文中間人物勞佛博士他看見𐵄(耳)旁註有橫排“六泥”的音，他就按西文習慣自左而右的讀爲 r-ni 並且用藏文 r-na 來比較，穴爲“長尼”，人爲“卒尼”。他說這泥(ni)是西夏語的接尾字，這種說法，他自己都難以說明那些兩字音一字的原故。大概他全忘記那掌中珠是給中國和西夏華化的人看的呀！中國文舊習慣都是從右而左，他既用中國字來注音，當從中國習慣，萬不能忽從他習，自左而右和本書次序交錯的。現在我們更知道有一個很有力的證明，就是凡用兩字注一音的第一音“尼”等字（如“六泥，長尼，賚尼，精尼，祖尼”等等按中國讀法“尼”爲第一字）僅爲作濁音用的，殊非像伊鳳閣說的前置字音，更非接尾語。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

(坐)

尼祖 (tsuo)

ḥdzwu

𐵄

(長)

尼長 (d.ʿiaŋ)

ḥdzoh

𐵄

(穴)

尼長 (d.ʿiaŋ)

gdzoh

𐵄

(時)

尼精 (tsiæŋ)

dzen

ḥdzeh

𐵄

(行)

尼征 (tɕiæŋ)

gt/eh

gt/ə

𐵄

(呢?)

魚各 (kak)

bŋe

bŋu

𐵄

(計)

𐵄作 (tsɬk)

gzon

𐵄

(迴)

尼責 (tɕpk)

dzih

𐵄

(虛)

宜則 (tsək)

ḥtshoh (tsho)

還有許多不必全舉了，從藏譯方面就可看出那第一字“尼”等的用處，自然他們也有不十分相合的地方，但是我們要想到他還有時代不同的關係，大體上恐怕也就是這個

樣子了。關於聲母我想就說到這裏，有的問題希望再等些時仍來說，現在我們討論元音。

3. 元音的討論。

近代的 ɿ 是從較古一點 i 變來的， o 從古合口的 ɑ 變來的，差不多誰都知道。

(這裏最應當注意的就是 ɿ , ɿ , o 來源不同，頂好參照中原音韻，齊微部，和歌戈兩部。底下就是根據他的。) 西夏漢譯音也是一樣。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	(煩)	日知(l)	ʒzi
𐵅		室實(l)	tʃi
𐵆	(去，流)	囉(o)	rd
𐵇	(好善)	訶(o)	dʒɑh

除此以外他還有個最普通現象，就是：

(a) 凡今音 in ，古音 ʔen , ʔen , ʔen , ʔen 。西北方音爲 iə 類音的，在西夏都是“e”，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	(法)	精	
	古音	tsʔen	rtse
	漢音	sei	
	西北	tɕiə	
𐵉		請青	
	古音	tsʔʔen	tshe
	漢音	sei	
	西北	tɕiə	
𐵊		丁	
	古音	tʔen	te
	漢音	tei	
	西北	tiə	

𐵑

喻

古音 mji (w) ɲɿ 𐵑bheɿ

漢音 bei (ɿ)

西北 mb, miɿ (i)

𐵒

寧

古音 nienɿ ne, ɣne

漢音 dei

西北 ɲɿɿe (i)

𐵓

(與, 奉) 榮, 永

古音 j'weɿɿ we

漢音 ei

忻縣, 蘭州 yǎ

太谷, 文永, 平涼 yǔ

從中原音韻看來, 他們全歸入庚青韻類, 藏音都歸如“e”音。不過 iě 又不大像 e, 那末這個有無特別理由, 現在難下論斷, 只是西藏音 i 和 e 往往相混, 並且“e”有時讀得很高, 有些像 i, 或許藏譯就是受這個影響吧。

(b) 凡古音之 ɿɿ, iɿɿ, 中原音韻, 江陽韻類, 在西夏譯音中都是“o”, 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

(三)

桑

古音 sɿɿɿ ɣso, h

漢音 soɿ (-ɿ-u) ɣso:ɿɿ

西北 sǎ

太谷大同 so

蘭州 sǎ

𐵕

(讚)

養

古音 iɿɿɿ jo

io: (-ɿ-u)

𐵄	西北	iɿ	
	太谷大同	io	
	蘭州	iɿ	
	(實, 現)	莽	
	古音	maŋ	rmo
	漢音	bo	
	西北	mɿ	
	大同蘭州	mɿ	
	文水	mbu	
	太谷	mo	
𐵅	太原	ma	
	忻縣	mbe	
	(立, 起發)	常	
	古音	ziaŋ	so
	漢音	so (-a-u)	
	西北	tɿɿ	
	蘭州	tɿɿ	
	太谷大同	tɿɿ	

ɑŋ, ɿaŋ 轉成 o 大概全是因半鼻音的 ɑ 或 a 聽起來總有些像⁽¹¹⁾ o, 你看西北方音一致用 ɿ, 或 ɿ, o。o 自然是近 o, (ɿ 更近些) 就 ɿ 亦是不能算是過遠, 我們可以想像宋代的西北方音, 一定也是近似 o 的一個元音了。

(c) 但是古音 ɑn, an, ɿæn, ien, iwæn 那就有些不同, 他們全來對西夏音的 ɑ 如:

西夏文	漢譯音	藏譯音
𐵆 (深)	難	

(11) 說半鼻音時小舌微降, 舌雖一樣作 ɑ 勢, 但因小舌下降的原故, 聲道較窄, 舌部相對的顯高, 所以聽來極像 o 音。

𐵄

古音 nɔn ɣnd

忻縣太谷 ndã

平涼西安 nã

恒

古音 tɔn dhd

西北 tæ

忻縣太谷 ta

平涼西安 tã

𐵅

宣穰

古音 siwæn, ziwæn bsdh

西北 ɕyã (æ)

太谷文水 ɕyẽ

大同太原 sue

中原音韻難但在寒山韻類，宣穰在先天韻類，宋代的西北方音，却來混在一起，可見他們顯然有分別。⁽¹²⁾“æ”音的作成知道是失掉 -n，或作成半鼻音使舌向前而音高，但他在宋代的古音，許着開口一點近似“a”。其實 æ 就已經極似“a”了，那末“a”和“ɑ”（藏文古代的“ɑ”是ɑ還是a，我們無從揣想去。）還有什麼問題呢。這裏我們可以斷定他的音是“a”。

關於元音的支節問題自然還多，但因今日西夏文的材料那樣的缺乏，語音的考訂，簡直有些不可能。我這不過冒險的把牠提出引起同志研究的興趣。那種假定，我自己都沒有一定的把握。還有元音方面，如中原音韻，魚模韻類的西夏音爲“u”，皆來韻類爲“e”家麻仍爲“ɑ”尤侯爲u，雖有些字如此，但數量太少，（且有例外）決定尚難。我們只能希望材料增多，或研究更能進步，這不僅明白了西夏音的漢譯，

(12) 中原音韻是否代表一地方音，或者一如廣韻有集各地方音之可能，現在我們尚未有研究，殊難斷定，惟其不同於西北顯然，如把收 -m 類分出來，更和西北不同，羅麻甚譯音以汴京爲準，（南宋京已遷）有些不妥。

同時也更可知道西北方音的宋代古音。(自然也能間接的考近古音。) 以下略說藏譯音。

關於藏譯音的解說伊鳳閣似已知那些複子音不能發音，他說：“但西藏拼音有許多字書出人不能念，”聶斯基教授也說從幾種單純音(非複字音)的藏譯音和漢譯音比較起來，知道藏譯音之複合子音是僅影響于一他後邊的音節，”勞佛也曾定西夏語音說他是無複子音的。這種論斷現在似乎難以推翻的，但是我們應當注意他那所謂影響後音節的複子音，也有出乎例外而有來源的，尤其是數目字，如：

西夏文	藏譯音	比較
𐵄 (目，眼)	dmi	dmye (Jarun)
𐵅 (五)	dji	fd-ŋd (Lepcha)
𐵆 (二)	gniḥ	gnis (Tibetan)
𐵇 (四)	zldḥ	slā (Chang-kia)
𐵈 (九)	dgiḥ	dgu (Tibetan)
𐵉 (藥)	rtsi	rtsi (Tibetan)
𐵊 (三)	ḡsoḥ	ḡsum (Tibetan)

關於這些字我們頂好說他是注藏音因襲藏文數目字的習慣寫下來的，或者是西夏借自他處的字，並不能否認單子音說的成立，可是也不要把他忽略過去。其餘的如前 $ḥ$ 和後 $ḥ$ 也應當注意：

𐵋 (九)	dgiḥ	dgu (Tibetan) 又音 gi
𐵌 (中)	wu	又音 ḥu
𐵍 (二)	gniḥ	gnis (Tibetan)
𐵎 (心)	ḡneh	spñ (Tibetan)
𐵏 (下)	dbhi	又音 ḥbhi
𐵐 (色)	rtsiḡ	又音 rtsiḥ

邈	(因)	dbuh	又音	hbu
𪛗	(時)	dzen	又音	hdreh
𪛘	(光)	dbri	又音	hbhi
𪛙	(三)	gson	gsum (Tibetan)	又音jsoh

他的前是 h 或後是 h 看來似非偶然，可惜我只有少數的藏譯音並不能有什麼推斷，現在僅能想到前 h 或者是代前置子音來影響後邊的單純子音，(作濁音)後 h 大概是作為長音的。 或者也許兩種 h 都是因子音的失掉，來補那音量(quantity)的過程(失掉子音後，他的音量並不減短，仍須用字來代替他的時間)，我們都不能有所決定，只能希望將來再有機會研究他吧。

附漢藏譯音表

漢譯音除去普通的現象以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文中已略有解釋，現在我們更把他列出一個表來，看起或者更明了一些。 列如括弧中的韻字，表示他還有例外，但是因為知道的字太少，所以找不出什麼條理。

	西 夏 音(假定)	漢 譯 音	藏 譯 音
聲 母	b- d- g-	mb- 迷(西北音) nd- 泥 ŋg- 鵝	加 前 置 子 音 如: dbu 或 加 “ h ” 如 hbih
	dz- dz'- z-	加尼，魚，嘮， 宜等字作濁 音如“尼祖”	加 前 置 子 音 或“ h ” 如 hdzwu gdshoh
	r-	加“口”於來母字 旁如‘囉’	r
韻 母	a	中原音韻寒，山，先 天，(歌，戈，麻)	a
	e	庚，清 (皆，來)	e
	i	齊，微	i
	o	江，陽	o
	u	尤，侯 (魚，模)	u
附聲韻	(?)，無(?)	準西北音(有解釋)	無(例外有解釋)